



楊大嫂的心事

(山东快书)

王海鈞編

長安書店出版

楊大嫂的心事

(山东快书)

西鋼工人王海鈞編

鋼板一敲叮当响，

開門見山俺就講。

說的是：

全國繼續大躍進，

先進人物出四方。

鋼廠裏有個楊師傅，

工作在機修車間刨床旁。

二十八年他如一日，

工作積極还把技術改良。

大家伙都稱他為多面手，

還有的說他會“七十三行”。

自從黨的八中全會召開後，

他的干劲更比別人強；

改良工具有几十件，
模範事迹曾多次登在報紙上。
九月間他出席了省的群英會，
先進事迹美名揚。
楊師傅可就是有个怪脾氣，
有啥心事老愛悶在肚里不開腔。
為這點楊大嫂就對他有意見，
經常在背地里亂腳踐。
俺倆結婚已十多年啦，
日子過的倒順當。
自從生產大跃进，
他對俺好象變了樣。
星期天也不在家里過，
不知他在外邊搞些啥名堂，
害的我做飯不能按計劃，
三頓飯不是熱來便是涼。
這幾天回家來也不多說話，
老是低着個腦袋在思量。
今天我等他下班回家後，
要叫他把理由說短長。”

楊大嫂自言自語在叨念，
不知啥時候老楊已坐在桌子旁，
比比量量在划些啥，
楊大嫂怎知他搞的那一姓？
她以為老楊又在寫家信，
張了張咀巴可沒開腔。
心想：讓他先吃飯，
吃飽飯以後俺再講。
不說楊大嫂灶房去端飯，
咱再表表大老楊。
老楊最近的确是有心事，
悶在心里常思量，
黨委提出要日產好鋼一百噸，
最大的困難就是鋼錠模子供不上，
如果光靠我這台牛頭刨，
怎能保證完成鋼產量！
他正在猶豫沒主意，
黨委書記的話（兒）記心上：
“工作不能單純苦干，
還要在巧干上面去找名堂”。

(思量)对！鋼錠模子我不用机床刨，
把生产的方法改改样。

楊师付正在想主意，
楊大嫂已将飯菜摆桌上。

(白)“小明他爹，快吃飯吧！
等一会飯菜可又要凉啦。”

楊师付只顧設計图样，
这样比比又那样量，
他聚精会神正思考，
怎知太嫂子就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
老楊一挪屁股一抬腿，
咚！脚后跟一家伙碰在大嫂的脚上。
上。

楊大嫂“哎哟”一声抱住脚，
咬着牙关开了腔，

“你整天不知在想些啥，
俺有啥不对处你就該說端詳，
对我有啥意見就尽管提，
你不該用磚头砸我脚尖上。

(旁白)誰用磚头砸她啦！

——有空你就往外邊跑，
也不知你忙的是那一樁？
油盐醬醋也不替我去買，
家里有事也不幫個忙，
聽說你現在收了個女徒弟，
哼！莫忘了你是有親之夫，
去談那事理不當”。
楊師付正在全神貫注的考慮，
把大嫂的話就沒放心上，
不多時草圖制完畢，
自言自語地開了腔：
（白）“對，就这么辦！
明天正好是星期天……
明早上我到她宿舍去，
找秀英俺倆去商量。
她要是沒有啥意見，
按照計劃就去辦”。
楊大嫂越听越上火，
“好呀！我和你說話你全沒听见，
您倆搞的啥計劃？

还想把我来隐瞒！

今晚上你不对我說清楚，
我馬上告你到法院。”

楊师付这时才注意，
原来大嫂是对他发言。

“喂！你罗哩罗嗦說些啥，
整天价沒事乱談閑。

也不知我犯下了什么罪，
告我法院为那般？

說什么遇事不和你商量，
你的看法太偏面。

咱俩的工作各不同，
你料理家务我搞生产。

現在全国都在大跃进，
已有很多厂矿跨进了六〇年！

咱鋼厂的任务更是忙，
难道你連这一点都看不見？”

老楊說完了这番話，
楊大嫂心里才了然。

虽說她对“秀英之事”还有怀疑，

当时也沒再发言。

吃罢飯他們休息咱不講，

俺再說說这第二天。

第二天一早天剛亮，

楊师付又提前去上班，

到車間一看大伙还未到。

他便掏出昨晚設計的圖紙仔細觀。

不多时上班時間到，

各就崗位去生产。

楊师付先去找来了工段长，

又喚来張师付、李师付、

还有秀英和技术員。

楊师付向大伙說出了他的心事，

乐的大家笑开顏。

大伙分头去作准备，

决定在午后兩点半鐘作試驗。

你銑他刨齐行动，

都在为赶制“簡易快速銑車”加勁

干。

老楊跑前跑后作檢查，

也忙坏了工长和技术員。
按計劃提前一小时作完毕，
試驗結果很完善。
新銑車加工鋼錠母，
提高了工效一十三。
同志們鼓掌同庆老楊把技术再改革，
劳动的花朵。开的又紅又鮮艳。
这一天老楊下班高高兴兴回家轉，
楊大嫂一見心里又在暗盘算：
“他今日回家这样乐，
是不是和秀英之事已办完善？
暂时我且別問他，
俺了解了解情况再发言”。
楊大嫂心里別着一肚子气，
老楊进門去她看見只装沒看見。
楊师傅心里直发楞，
笑嘻嘻走上前去开了言。
（白）“小明他娘！你又和孩子生气
啦？
算了吧，算了吧！”

为孩子們的事情过后就别再管。

可老放在心里有啥用？

气下病了多不合算！”

楊大嫂越听越气越不耐煩，

轉身走向門外边。

楊师付心里正納悶，

忽听得外边鑼鼓震天人声喧。

老楊剛想往外走，

姑娘和小伙子們鬧鬧嚷嚷都到了門前。

他們个个面帶笑，

团支书老王搶先开了言：

楊师付！

你的革新有供献，

提高了工效縮短了時間。

厂党委剛才来電話，

連連把你来称贊。

革間里大伙要我們当代表，

一来向你賀喜，

二来祝你提前跨进了六〇年。

团支书說完一轉臉，
才發現楊大嫂獨自坐在窗下邊。

（白）“哎！大嫂子，
你在那里生啥气；

是不是怪我們沒先向你問安？

今天我們是來庆賀楊师付。

当然啦！把你的功劳也不能放在一
边。”

团支书回头又把秀英叫，

“秀英呀！

大家都說你学习进步快，

你应謝謝楊师付耐心把你常指点。

今后更要再努力，

希望你们訂的师徒合同早实现。”

楊大嫂听过了团支书的話，

一切心事都化为云烟。

見秀英拿着奖状进了屋，

楊大嫂也跟着进里面。

上前去拉住秀英先坐下，

好半天沒有把話言。

(夾白) 没有什么說的。

(白) “秀——秀英呀！

你可別生我的氣，

我以前對你的看法太偏激。

不愛學習難把是非辨，

我的不是請你多包含。”

秀英這裡越聽越納悶，

不知大嫂向她道謙為那點？

楊師付這時在門口站，

大嫂的講話他全聽見，

轉身進屋說了話，

“秀英！這些事以後我再對你談。”

楊大嫂這時才想到，

團支書和太伙還站在門外邊廊。

跑出去招呼大家進屋來坐下，

倒完了開水又去拿紙烟。

真相大白都高興，

我說到這裡算一段。

楊師付今後再有創造，

接住我在往下談。